

詞象菴稿卷之三十九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七首

復方伯文

不佞某胸臆無奇上之不能爲枚臯相如  
吐詞著論勒貫金石次之不能爲嗣宗叔  
夜散髮狂歌沉酣麴蘖又次之不能爲田  
光侯羸郭解之屬輕死生重然諾使千里



誦名百里誦誼僅日坐卧如馨地翻經其  
間奉薄迦氏作活猶然不堪消受一歲中  
強半抱病尋芝討术與焚梅檀禮白毫遮  
相爲政惟是貧病之餘道念潛篤一切浮  
雲泡幻都已勘破差足快樂耳恭聞明府  
之政烹鮮解錯名振三天子都黃門夜拜  
匪朝伊夕大爲生氣青牛過關門野人墜  
戶深扃未得消息失於伺候拜教之辱爽  
然有失矣不佞生平負茶癖而於松蘿更  
酷嗜承惠兩罌寶如玉露卽一啜不敢忘  
高誼也屬在田間使者挾雀羅以入卒卒  
報謝如此不盡蹇產

與劉戶部元定

諸詩本之天倪而發以藻績匠心獨妙情  
境符適一記清真朗暢婉媚簡拔丹青栩栩  
許市一片地街衢闐噓八方跡踈不過



諫蒙補稱卷之二十九  
以爲沃區已耳不則且爲穢土今得使君  
過化又有茲編不將爲兜率化城耶叙言  
莽莽亡能揚詡萬一方脫稿偶有售不律  
者轍呵凍書之未審堪用否臨械主臣

與何季長

不侍謦咳倏已匝月似幾更莫莢者言念  
起居誰能去心鄉居雖朴陋亦是有一種  
况味密樾鳴鷗平岡走兔輕颺樹頂積露

草根脩竹檀欒夾池淥水往往而是朝暾  
乍升鳥雀四噪音聲相聞啄尾離屬陽鳥  
旣匿牛羊下隴田人牧豎荷耒驅犢帶月  
而歸何者不可人意不佞日日飽此不爲  
厭恨不與吾丈共之不腆食器悉係田家  
物用以當芹曝幸笑而授之庖者

與沈純父司馬

日者炙鷄絮酒缺焉未致僅僅以八行唐



突明公曲爲原亮回旨溫復惟仁臺督過不深使不肖聞過轉切矣有新安游之用者故儒也棄而談五星大有奇驗聲噪甚矣以不習諛佞又棄而造墨所爲墨亦是合法百倍尋伍顧其人長者諸墨手上下不能伺察多生弊竇從人貸子母耗盡又復棄而五星乃橐中踰糜尚夥未及盡售墨賈星士在兩者之間不肖憐之特以進

于明公墨則墨星則星惟所用之亦惟所薦之

與何元隆

兩丸如擲梭屈指低離自白藏而玄冥又青陽矣門下日之昇天重輪及中于三不朽事易如反掌不佞業望崦嵫前路迫促空擊唾壺靡益于事真可笑亦可嘆也聞昆仲析業門下獨讓不受昔卜式推財畜



李孟讓田園各與其弟號千載盛事門下  
此舉何必減古人尊公治杭表表世所稱  
慕奈何以此兩字相加大爲扼腕語云身  
隱矣焉用文之尊公旣堅志丘壑事在不  
出而何有于去名去名高不足爲丘壑重  
也且也官家月日果士林春秋乎政不滿  
達人一笑耳春光漸麗紅紫方斐願尊公  
放棹東下一領虎丘武林諸勝不佞謹勅

山神待矣

與王澹生

嘗謂尊先公弇州顏冉爲德班揚著詞支  
許禪宗嵇阮風調禽尚蠟屐房杜鴻猷俠  
烈則田光仲連清言則濬冲叔寶包絡百  
氏騰跨千古而獨於濂洛未接淵源門下  
兼有尊公之長而補其缺闡道論德紹明  
先哲發蒙後進真人倫之襟領士林之著



謝象春稿卷之二十九 五  
蔡也高山仰止誰獨無心二豎黷人杜門  
距躍生當吾世坐失名賢每自殷省能不  
懊歎且不佞於尊公誼則弟子分居子姓  
計於門下爲通門爲密戚不難自近而易  
於自遠此何以也次兒德基未卯時夜旁  
求宗匠無踰門墻願北面執弟子禮受教  
堂下夫巨海泓深不棄涎沫名山巖磔包  
有崕嶮幸廣鑪錘大加斤斧必非躍金寧

甘朽木也不腆聊効芹曝主臣主臣

與孫蘭畹

兩年之間歲君作惡始以二豎繼以逆奴  
又繼以傷妾豪情都損幽韻銷却皮面徒  
具生趣絕無至使人訝體膾士憎骨臭異  
日把臂不知足下以爲何如耳術士華信  
能通六壬六甲禦不若驅癘逐疫與一切  
神仙游戲事昔左慈化羊樊英使鬼張魯



謝象春稿卷之三十 九  
巒巴之屬喫水滅火或亦不過是足下讀  
禮過損令少進技一當解頤而後授之聊  
城矢俾琴川人盡下何如何如

與王百谷

家大人八十得拜先生大章出機入機得  
心得手類遷史日者莊叟庖丁屈大夫漁  
父昌黎毛穎柳柳州粹人而型範不留色  
象盡泯都從神化中出今海內文章以先

生爲首而先生之文又此篇爲首天球河  
圖世不易觀不佞父子何脩而獲此也次  
見德基頗嗜大雅知辨古今文字已消日  
請去設十重華櫝奉爲世寶矣敝邑郭丞  
多材而廉日惟飲二泉水而又能詩其於  
詩不必句琢字磨而逸氣藻思往往溢發  
每謂吾幸官於此而不一見王先生稍竊  
膏馥希盼矇將不比於人乃取奔走餘隙



詞苑雜錄 卷之三十 吳  
納履門下以小官慕大雅何啻識荆請習  
先生幸開花徑而入之母謂俗吏不足辱  
也

與張憲副

曩自奉芝宇歸而寢瘵梁谿也計凡兩越  
歲年從藥伍中得馮太史報則恐聞徐司  
理報則又且哀且恐幸不卽填溝壑而隨  
睹令公子賢書也則破涕淚而軒渠矣門

下高情爽度以西湖兩高爲湯沐真生人  
至樂今又得寧馨繩武不稱有福神仙耶  
新安鮑生研精篆法所爲印章大得壽承  
祿之諸君君意致向承青眼不忘國士之戴  
此來轍甚涸更望賜以顏色與之牙後俾  
竊升斗水自活何如何如

與趙凡夫

含沙及化城操戈出臧獲此皆古今未有



事門下得伸而僕竟小挫寧神護懸殊定  
道力有深淺耳春明花事屢動屐指一問  
仙關緣家大人以耆年失跌一足不舒奉  
視湯散遂作欠事有新安鮑生者篤好印  
章以其技餬口僕謂印貴篆法刀法次之  
我朝篆書無過凡夫先生者不可不一問  
難鮑生頷予言願北面再拜執弟子禮門  
下母謂未卯時夜太早計而棄之

與汪太史

自昔懷材畜德之士必以楚爲數乃德自  
鬻熊季梁申叔時材自屈原宋玉唐勒景  
差而下亦未易屈指今日所爲藻績外泄  
粹美中苞經畫調適符采互發則孰有當  
於明公者夫材非難濟以德難德薄不任  
安所事材長沙坎壈子安長吉無年皆以  
材故自昔嘆之矣不穀於廿年前每謂明



公必獵上第必官仙局必爲時山斗必當  
國家柱石必享遐筭必長有子孫蓋參驗  
材德而度所必至今已大半符合其餘一  
一左券無疑焉者匪佞匪佞不穀居恒鹵  
莽不自裁量不任杯俎強事浮白濟勝無  
具蠟屐不停未解操槩而喜弄不律心力  
乖迂初終繆誤往往至病頃以病故頂禮  
薄迦氏營一壑奉之將以衡橈爲寶宇離

屏當化城曲池作梅檀海而貧人強作富  
事經三年不就本圖清淨先博煩惱鹵莽  
之效一至于此倘以次卒業皮三大藏其  
中蚤暮翻閱吾事畢矣游生之便八行爲  
訊生曾居幸舍累月爲言明公數數念我  
不置夫不穀何以得此於高賢哉語云有  
一人知者無憾不穀幸受知明公又何計  
乎其不知者



後郝仲輿

前月旣望之夕夢與門下握手江臯登一  
傑閣斜月挂樹蒼煙細吐平橋人語若遠  
若近各捉塵尾譚自古畫品及於昭代門  
下主叔明不佞王子久門下謂叔明千門  
萬戶窳窳赫眎公輸束手子久竹嶼香臺  
間有寒氣不佞謂子久高山流水洋洋峨  
峨格調曠絕叔明絲竹合奏雜以淫妖各

不相下覺而知爲夢因歛歛久之不兩旬  
而使至自雲杜華械腆貺照耀蓬華首  
發畫而滿幅山川委蛇崩業知門下之果  
有意於叔明也異哉夢乎旣發書而讀所  
爲獎借語甚盛至云臨池羲獻槃礴文沈  
虎視詩壇鳳翔文苑則門下自有而自道  
之不佞何敢當何敢當頃者業且擲不律  
裂側理毀隄糜取祖龍之火燒殘鄴架一



言家老和卷之三十九  
意頂禮慈氏因於九龍山下買地數畝治  
一白社奉瞿曇子中將終老焉而貧人強  
作富事不啻跛驢任遠未半踣躓經三年  
不得就生平力小志大不自裁度一至於  
此門下聞之政可發一噓也來教亦云方  
築室山中置金仙相對住世出世意畧相  
似然門下機緣易就而不佞福分難圓固  
是賢聖凡夫之別頓悟漸入之異耳乃門

下旣已盡空一切而猶置愛憎於永嘉澄  
江二邑竊不謂然五濁惡世人盡鳩槃地  
皆羅刹吾弟以如來心視之何物非眷屬  
何地非清淨國土奚必永嘉之是而澄江  
之非乎以此爲門下解嘲千里使使高誼  
雲天謹向風九頓以謝薄有不腆附使行  
李臨械神溯

復梅禹金



自弇州就坳東南柱折大雅遂以不振尋  
下雉物故肇林亦故四明蘭谿又故而秣  
林詞苑凋落已甚幸金閭有百谷五茸有  
元敏宛陵有足下耳乃王馮各近崦嵫而  
足下尚遠濛汜所爲刑馬歎血執牛耳於  
壇壝之上者非足下其誰若不佞井管  
視罕所知識小有結撰率風蟬雨蚓時至  
自鳴無當韻調而又困於二豎奪於曲生

分於蠟屐廢於槃礴妨於塵尾頃且屏謝  
雜嗜捨身慈氏六時蓮漏杜口毘邪已矣  
無所事於著作之涂矣則所爲獨秉旄羽  
豎赤幟無人乎千里之內者又非足下其  
誰來教云欲成文紀一書甚善此不佞所  
有志而未能者以足下才力成之何難不  
佞雖家無遺書可借近於九龍山下構得  
一菟裘有池有亭有榭有庖廡有脩廊可



步有便房可以卧起足下携萬卷挾百氏  
而來校讐其中俾不佞得分膏藉馥竊一  
二緒餘書成之日附姓名不朽此所深願  
也而不敢必也足下果有意乎村童數輩  
業且老大然猶能鑷髭飾面搬演公家章  
臺柳足下試一聽之如聽頭白佳人唱渭  
城朝雨差不太俗何如何如孫君伯揆人  
最雅馴齋頭月餘甚難爲別必於別者欲  
其歸而趣足下來也

上周大中丞

不腆菟裘旣極偏側撮爾蓬華又屬罅漏  
本非工部花溪乃辱元戎小隊先時驚佈  
嚴重藏身花葉不敢倒屣後乃延引戟鉞  
親自糞除未遠負弩籬厖庭鶴忽自迎人  
堦草墻葩頓而解語四壁爲光止閭稱慶  
惟是巴謠雜鸚胡當數部鷓絃敗篋錯陳



謝象春和卷之三十九  
僅餘十種鮭菜用意徒篤爲享未備方深  
慚感復枉瑤華跪誦八行將鏤五內至欲  
不肖繪圖揀匠敢不猛奮雙腕加意槃礴  
巖遶衆斧行備繩墨第明公保障功崇撫  
綏望重枚卜有期調贊匪遠安得遽舍蒼  
生歸開綠野埃數十年後成功始退後樂  
甫尋不肖當廁足玄亭叨典記之役賣身  
園叟備掃除之任耳

與吳嗣仙

屈指卅離五越年所梁谿金陵原非胡越  
如參與商奈何若此昔人有千里命駕雪  
夜放舟吾媿之矣不佞萬事黃髮殘生白  
鷗近營一菟裘稍供枕漱而力小志大竟  
廢半涂卽六度三禪亦屬染指未遂究竟  
世不能出亦不能入生不長生死不卽死  
惟有兩粥一飯果腹自在而已少白一別



數年今得晤語更踰于常所謂士隔三日  
便利目也

與凌初成

兩讀華械詞葩纖縵意旨綢繆想見歐餘  
茗雪之間有人焉如休文叔庠而企慕可  
知也惟是長年寢瘵闔戶不出盈盈一水  
視如瀛海亡能操刀子問字門庭有仰屋  
嘆惟事而已碑文之托本非中郎焉表有

道門下用以覆瓿則可以登石則不可管  
城君大佳十矢可當十金卽不佞臨池技  
拙將寶愛之不啻漆管綠沈耳

與陳眉公

近來談形家而游于人間者趾相錯大率  
陰陽爲意顛倒其說以媒利已耳曾不得  
曾揚一二何況景純今有江右王丹崖者  
操術甚高而能不隨人意旨亂黑白以泉



刀爲事真此儕白眉數年間爲金閭毘陵  
諸大家購致無暇他逞頃以其間來游雲  
間令之稽手門屏不望作三徑中人願以  
先生爲曹丘也

與姚叔度

憶去歲茲時以茶事唐突居亡何而期又  
至矣烏兔二丸不啻擲梭若此那得不令  
人老不佞性嗜芥茶頃者胃火熾甚但得

此茶沃之便喉中作啞啞聲火頓下降故  
好此益甚嘗謂酒可無飲肉可無噉穀食  
亦可無飽而此茶決不可一日少者上宅  
茶品誠佳第去年所惠比于甲辰年較劣  
願門下爲一留神嚴戒從者加意採擇非  
上乘不以見惠俾不佞穢腸藉以洗滌何  
啻飲我以甘露餐我以玉屑也

與史金吾



不佞閒居屏謝一切罕所嗜好而獨好印章顧世呼爲印章者能刀不能筆能筆不能刀搗管雕鏤兼至並擅則無如新安洪生蓋生貌甚寢氣懦下而於運刀管不啻賁獲故其技能遠無壽承祿之近無何震爲此輩傑魁今以獻干門下古有大將軍列侯印信甚佳試令一摹倣之備他日記室用以作官階左券何如

與劉文思

貴省之役凡十三越月明星披衣列炬夜行握髮下箸曾不得間凜凜恪共亡敢偷媮旣已卒業而白簡至矣歸卧梁鴻溪靡所事事日與里中兒逃之曲生已又逃之蠟屐已又逃之槃礴而都漫無意致則又逃之瞿曇氏貝多大藏六時翻閱或手自莊寫斲爲來生下一種子而已蓋天壤棄



謝象著種卷之三十九  
物亡如不佞者不足爲足下道也王君來  
拜手教之辱具見不遺且悉近况大都吾  
儕跡世當如虛舟超忽是非寵辱一聽之  
耳

與王百谷

家君覽揆辱以詞頌者不乏而大篇實爲  
之魁方荆玉未至琳琅種種亦是眩人旣  
至而采謝輝匿奄然退矣二月初曾以八

行托友人致謝未審不浮沉否高情屢荷  
道範久踈長思一葉南下聽教南有而牽  
纏中輟今且六月矣多病鷄肋度觸熱之  
難特勒短疏抒此積悃薄有不腆以充享  
客臨械神往

與周侍御

曩者德星在吳越俾金庭天目揚靈效瑞  
具區羅刹攄芳沛潤牽牛婺女之墟淑氣



旁魄而不肖其奄冉二豎裹足甕牖藥石  
與侶生人之趣百無一二亡能叩首階戟  
望見威儀稟承咳唾每聞干旌度關門輒  
懊惱自喪曰奈何當吾世而不一見高賢  
又當吾世爲高賢所覆且怙而不得一繞  
座下也因是病益甚竟當部下餘載而失  
之噫豈非數耶乃門下曲原廣宥棄尺採  
寸謬加推獎得于郭丞所口述備至夫山

澤納汗聖賢觀過大抵如此矣近來俊乂  
雲興霞布舉南北較量北更踰勝加以明  
公持衡懸鑑毫無遁爽將戶握隋珠家懷  
荆璧冀北之群誰得而空之者羨甚羨甚  
久病乍可特以郭丞爲晨風怖此下悃薄  
有伎倆盡以呈覽敢祈運斤且博噴飯云  
爾

與尤時純



久知有賢公子芳問乃里閭相接經十年  
而不一見既見而倜儻直諒冲夷委至立  
談間十得四五殊恨把臂之晚從此便欲  
指泉頭水定杵曰交不知門下以爲何如  
也辟靡俊又藪以公才調誠延攬而有之  
如熊蹯鷓髀山膚海錯雜揉而爲味何難  
膾炙人口哉暇則於大江鍾山收其雄奇  
於秦淮莫愁嗽其芳潤於鷄鳴牛首棲霞  
挹其青蒼於長干石頭之下立馬徘徊感  
時弔古更達人之大觀曠士之逸致也如  
不佞塊處一室頃來多雨鎮日支枕數簷  
頭滴瀝聲雖間一泛五齊不能澆胸中千  
百礪礪實於門下羨殺矣佳筆惟命半回  
繪事適興至爲之便成三醜幸爲我藏拙  
毋出入懷袖

與曾太史



長興至夕或擁萬卷作蠹魚或據禪座學  
野狐或對鵲尾爐焚梅檀香或携綠綺琴  
彈山水調或命麗豎爇椽燭作書或令內  
子出牀頭苦來餉客或抱甕或支筇或坐  
隱而大要團焦居其四五然復多病藥餌  
又居其二三無事而專用勞于逸至于慶  
唁則十不一問矣至于阿堵則又百不一  
問矣此如不然之灰無用之木白額之牛

自棄而人棄之不足爲明公道也惟明公  
搦管石渠校書天祿承明建章之下振玉  
鏗金聲華籍甚真如天帝子據絳霄千百  
由旬之上左神龍右威鳳承青玉簞懸九  
華翠盖而坐亦一念及堞壤蜉蝣否郭丞  
行便以爲晨風不一

上周大中丞

伏以維嶽降申郊禱誕契昌期有作名德



詩家補遺卷之五十一  
斯生恭惟老公祖臺下斗分傳精豫章擅  
瑞筆花吐五色雲爛霞蒸腹笥富三倉日  
殷月盛殿中執法不難九五逆鱗江左揚  
威大掃三千妖祲干戈用戢禮樂載興人  
知司馬相公帝謂維師尚父頃者月逢龍  
見星會鶉棲當品彙之乍熙值哲人之始  
誕桑弧蓬矢懸在其辰玉鼎金鉉調成此  
日信矣天人會合誠哉明聖適逢事實非  
恒數亦不偶不肖某籠藥無用冶金不祥  
沐有甘雨和風長戴光天霽日當茲覽揆  
倍切懽騰敬賦一詞以當三祝伏願作舟  
作楫濟四海以偕登壽國壽民開八荒而  
並泰其不任踴躍舞抃之至

與華中秘

隆暑赫羲焦煙橫煽寢興作紈弱紈無風  
幾欲作天毒國沒水以避不意今歲祝融



虐一至此有新安友人洪復初者舍于齋  
除兩越月矣而苦熱不欲作襪襪子近稍  
涼將買舟爲武林台蕩游先以介於門下  
蓋其人能探銅槃石鼓精八法所爲印章  
超壽承祿之而上技甚古衣冠行止恂恂  
樸茂不事矜飾貌又古雖浪跡江湖而一  
稟于誼絕無游士氣心又甚古竊謂印學  
中有此人則蘇爾宜輩皆可廢者門下幸

調象菴稿卷之四十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四十首

復張岵望

曩以宗人之請不揣操觚爲太夫人壽吳  
酸楚酪蛙響蠅鳴何以辱郇厨而發涓聽  
哉乃門下不加嘲哂貽書下謝重以筐篚  
兼之雙珠熠爍兩壁輝煌得未曾有都繇



門下孝心醇至遂不問其言之可否耳然  
于不佞則媿赧之色滿大宅矣信州爲豫  
章望郡貌姑鶩湖薌溪石室山川秀甲其  
氓樸茂循理不煩斧劊以門下宏材日可  
閉閣門而卧之理於其間操弄不律發之  
文詞從仙岩鬼谷中與洞章寶籙竝藏豈  
不大媮快事乎羨之羨之

與姚叔度

僕與門下交十年矣不命嵇康之駕而僅  
削貢禹之櫝不定平原之期而祇勤伯玉  
之使不攀李膺之龍門而徒徵陸羽之雀  
舌此其事甚可笑其故甚不可曉乃僕恬  
然爲之而門下欣然應之固知心神酬逞  
豈必拘形骸嫌瑣細哉自噉公家佳茗茶  
癖益深茶品益習諸色香意味一見而知  
其高下頃有友人從洞山來惠我十斤品



亦相似故所需於上宅者比累歲較寡且  
貴精不貴多也

復周元孚

吾鄉近爲屏翳玄冥逞虐連六十日夜大  
雨三泖五湖畜不得洩則因而進犇原隰  
爲一魚鰕在屋萍藻生庭堂皇可舟市肆  
聚葦禾秧糜爛盡不得插蒔天災方兩月  
而人心已洶洶作裂中裙荷艸態矣不佞

學佛人何妨採薇蕨噉牟麥度日惟是民  
無所聊滿目流離萑苻多警勢且張皇不  
能盡付之壁觀耳猷夫至爲言丈神情日  
旺意氣不減尚多補天浴日赭蒲類封狼  
屠胥志天生豪傑決不虛擲廉將軍馬伏  
波豈異人事也陳生歸方齋居密室於薄  
迦氏前持襍花經自懺兼爲衆生懺過草  
此八行寄訊起居不盡百之一二



復林茂之

三吳百六商羊作祟雨三十日不止大陸  
皆壑人將爲魚一時穰稔蒔插無術米穀  
翔貴一斗千錢獨吾鄉稍阜起獲存一二  
而二麥委爛苦不得食不佞素奉慈氏不  
盡憂已而先爲人憂安得汲淮陽發倉賑  
貸哉分袂三越月矣而尚飲醇酒者然蓋  
緣足下雅度冲襟抽玄浮白種種引人勝

地因不覺入之深若此秋日盟言胡遂不  
理對長公面孔如對足下然對長公之似  
足下者益不能不思足下也今長公行矣  
有對似長公者則亦思長公矣稽天之後  
祝融更虐大塊日坐我以洪鑪不得喘息  
因思靈谷萬松間真是赤日不到處足下  
亦時時携一卷其中坐讀否素統書畫用  
意雖勤而伎倆止此知不堪出入懷袖也



曹先生不佞所夙慕菰蘆中人例不敢以  
姓名通煩爲道此耿耿

與方伯文

盛君歸自白下頌門下折節意甚悉不獨  
盛銜高誼卽僕亦中懷之矣林山人便如  
命寄上泉水二甕惠山泉松蘿茗其品相  
角而亦相爲用盖有松茗不可無惠泉有  
惠泉又不可無松茗也今意欲以所有易

所無未審門下肯慨然否夫乞泉非貪乞  
茗倘亦非傷潔耶一笑大浸稽天前此未  
有亡論屋廬蕩板人民胥溺田禾陸沉卽  
二泉之水亦繇橫濫衡激少虧本體政恐  
懷襄已極潢池欲波濯纓洗耳將不得便  
當事者計何以處之也臨書翹首

復郝仲輿

記甲戌之歲孝感人得鼎傳至京師云蟠



腹參口周遭精好空青結綠識皆古籀半  
不可讀越三十年而京山人又得鼎豈昔  
大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下九嶷雲杜  
地近荆山故鼎時出耶夫鼎神物亦重器  
也熙陽之鼎經刺史一繫其耳便耳絕躍  
去不復見旣而執紉者盡病耳作楚今掘  
地而出效靈几席間無論其款文色澤種  
種奇異定遠勝嵇生家卽使嵇勝而此讓

亦置不論矣昔楚子以列侯小使睥睨宗  
周問鼎輕重不佞僻在吳趨志吞雲夢實  
不分公家獨有此神奇也一笑荒圃愀隘  
無奇傳言者何乃張大其說然有棘垣有  
茨宇有庄牀有棊几有庖有廡可以栖息  
門下何不於春江澹沲時鳴榔南下以不  
佞爲居停主食息其中旁及三吳一切勝  
處且挾寶鼎而來一詫嵇生倘亦大愉快



事乎天厭我吳淞霖四十日不徹大陸高  
陵盡成巨浸鴈鶩棲梁化爲鳥有崇明十  
萬戶強半葬魚腹中時事如此恐不得長  
有泉石採芝嘯傲耳奈之何生綃玉杯之  
惠綃可以繪杯可以舉引滿盤礴如見故  
人矣不腆附使者行李并一畫一扇一集  
助食時噴飯春明駘蕩遙望足音

與馮元成

菟裘不佳金閭人過譚孝廉亦過大都在  
妍媸濃澹之間如不佞之爲人不足取也  
見扈養道使君勞苦狀甚悉七星巘長徒  
擁虛名殊妨吏隱然匪久當遷遷必近地  
倍償前勞耳若得天台故物大善不佞亦  
當借使君寵靈一了生平欠事且日望之  
矣拙稿方在剗劂因無副本未得奉覽必  
欲寓目而後搦管請埃剗完來儀種種使



謝象菴稿卷之四十一  
君方垂其橐奈何盛有所貽得無傷惠耶  
六月盟言至期擁篲

### 復王百谷

稽天大浸僉言自嘉靖末年一見再見余  
謂彼時何時也家給民淳廟廊先憂過計  
得免於患乃今民膏旣竭人心叵測主計  
者視元元不啻土苴三者盡非昔日矣裂  
裙荷耒恐旦暮不免吾儕焉得高枕卧乎

大馬之齒重荷記存錫以鴻篇極其揚詡  
字字珠璣語語琬琰而實一字一語所不  
能當卽欲賈勇奔往少副許可又不佞髮  
日短矣田光之精銷亾盡矣奈之何議且  
懸之中堂張示賓客而後藏以十襲付兒  
孫之能守者傳爲世寶非敢泛然視也諸  
儀鄭重不敢少拜豈其自外知已恐有異  
同將聞者之議其後耳



與陳眉公

記以一葉造我山居政巾歲矣乃丈能來而不佞不能去道里幾何曾未得一效女牛故事卽長者不加誚責不佞寧忘自責也天厭吳民與之重祲大浸稽天禾無竟寸米一斗千錢綠林之黨橫行白日天災方始便爾陸梁待至明歲秋成直不知所稅駕梁溪之濱五葺之麓漱石枕流至竟

各得無恙否不佞未老而憊慧日以短神日以凋旦暮蒙蒙如未視之狗而拈弄不律結習自若鬱儀樓集後更得詩文數百首而題曰調象菴稿見之者或以爲丸礫或以爲砥砭或以爲荆玉不佞悉置不問而獨問序於陳先生先生目之爲荆玉則荆玉矣人不敢丸礫砥砭我矣卽有丸礫砥砭我者而我玉愈見矣先生其立而賜



之一言乎不佞死且不朽德見今歲讀書  
泰伯里舊居日就馴謹文亦適上本之陳  
先生洗發之力頌言四章用見向逞

與韓給諫

從德星去後吾江以南四郡便遭大浸蓋  
蠢茲黔首莫爲之護則妖祲易入理勢宜  
然因思數年來閭閻無故飽食煖衣夫誰  
之賜乎天災亾何人心便爾思亂幸哉聖

衷南顧溫旨頻仍衆志乃輯不然者橫  
塘綠林之輩不勝延蔓矣不佞捨身薄迦  
破除一切自覺小有所得惟是田廬陸沈  
斗米千錢一家百口饘粥不給未免稍滑  
我靈臺然亦聽之耳舍甥毛應翔向蒙物  
色風氣日上有司徃徃以麟鳳奇之奈數  
之阨曾不得學使者一盼有材如此而竭  
糜不前何用伊吾萬卷爲明秋遺珠萬惟



留意終非泥途中物也

與姜神超

向當滛霖江臯不辨牛馬道無行旅自非  
高誼雲天誰肯以一葦片葉犯怒濤出魚  
龍之口從衡門土屋掀髯把臂哉田家老  
瓦盆盛豆羹鮭菜作享上客大是不虔安  
得以真率自解門下第付之胡盧則可不  
然者不佞怩恧無地走矣德兒亦小志銳

竊鈎未能便欲竊國意且圖侍左右一再  
月分其緒餘云有盟言特走力固請昔世  
尊說法或在忉利或雙樹下或恒河或摩  
竭提國靡所捏別祈於使軋闍脩羅迦樓  
擊那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悟入而止今茹  
茨誠非忉利倘以門庭五柳爲雙樹從其  
間一轉法輪未必孺子輩果軋闍婆阿脩  
羅之不若也且也深村秋際黃葉舞階青



諒身者稱  
卷之四  
十一  
楓白芷依依旁人可念靈籟參差若數部  
鼓吹莫辨自何所遞入儘饒一段濇濇景  
界可以助文心資道力或亦高踪所不厭  
棄乎謹跂予望之

與李本寧

嘗謂詩與文一涂也而難兼長德與政一  
道也而鮮並植顏謝之不能爲馬班韓柳  
之不能爲沈宋曾閔之不能爲由路趙張

之不能爲曹劉自古而然矣惟明公則體  
有諸長身備數器人見以爲詩人爲文士  
爲長者又見以爲良吏爲古大臣不能一  
端盡明公也我明三百年來北地弇州庶  
幾可與明公比肩餘信陽歷下新安下雒  
望之走矣太原雖重鎮實鮮人文詞壇鞞  
鐸不堪振響不可開府吾吳左轅門而右  
龍門令韎韐之夫岑牟單絞之士執爨執



言身者利之四十一  
管後先爭逐乎望之望之有大梁張成龍  
者得丹青三昧若山川若人物若禽卉若  
寫照無乎不通於諸家若董若巨若大小  
李若龍眠伯駒若韓幹周昉無乎不集而  
又茂先博物若彝若鼎若樽罍若天祿辟  
邪之爲三代法物先秦兩漢藏器者無乎  
不覈其人復雅馴縝重不肯妄干念旣具  
鬚眉而爲男子奈何失一李先生特走太行

願假片席地稍奉清燕未審可當眈眈否

復曾烏程

野人居恒無所事事捨身瞿曇置身丘壑  
蓮漏蘭橈兩者遞相爲政頃者大火退舍  
清商颯至岼芷渚蘋片帆可挂因下蒲團  
作武林游不謂秋變而夏清商變而大火  
揮汗成漿阻我游興六橋三竺僅一染指  
而歸歸至塘栖而台役以八行至云自梁



谿追及良爲勞止伏讀翰語厚誼滿幅載之奚囊當與湖山鬪勝乃若筐篚之惠種種殷壘杖頭告竭罌腹旣枵苦無鷓鴣表堪典得此便可質酒家胡而喜可知也吳越大浸千里懷襄而嘉湖爲甚湖較嘉又甚藉有德星便可晏然亡恙人皆一天茗雪之間乃有二天矣陳公吏治不讓龔黃賢媳婦有令姑在一切不須自創自裁遵彼型範直可勞半功倍守爲龔黃令不亦召杜乎已作一語相託以門下高賢陳公高誼亦何埃不佞之媿媿也

與陳湖州

四載以來不一聞問菰蘆中人分不宜於津上客作寒暄故且置閣非相忘也湖州之政冰蘖清操盤錯大材可置不論蓋才與守亦人所時有乃其心思周密精神貫



謝象者種才卷之四  
注無一處不到無一事不周直似有數十  
具肺腸數十人筋力者卽趙龔黃恐不  
如也烏程令是不佞弟門下士年少而才  
大有志意頃致書來頌丈培植至意不啻  
口出謂新婦及門亡幾不知東西上下便  
遭大褻手足無措得我姑朝提夕挈免于  
踣躓有不剔磨淬勵以副我姑者非人也  
不佞謂郡邑懸殊事出一體郡爲龔黃邑

可不召杜乎然惟丈始終提且挈之而後  
得以龔黃卒成其爲召杜耳望之望之

### 與王百谷

自先生掩關不佞翹思締想不啻怒饑頃  
見丰標倍昔神氣愈王爲頓足舞然此區  
區一念耳論先生具有壽道何煩人祈祝  
蓋先生骨相峻嶒一宜壽詞源盤礴二宜  
壽有長者行三宜壽懷佛氏慈四宜壽薄



滋味戒麪蕨五宜壽備此五懿決百歲以  
外人非百歲以內人也一座魯靈光當無  
銷歇地寧憂二豎哉申園讌集飲醇酒聽  
清歌不若飲醇德聽清言之妙課有六詩  
中間因三致意錄呈郢削且博噴飯拙染  
一紙奉命爲之亦是籬壁間物不足克清  
秘閣展玩也

復林若撫

日得周丈書以舊館母病鵲鴿之變三者  
有妨爲解愚以爲此固無妨也館旣云舊  
原無質聘操縱在我卽有轉移不爲敗盟  
無妨闔閭梁谿路不百里呼吸痛痒朝聞  
夕達雖在館中不殊膝下無妨同枝旣折  
縱守在戶庭誰能據彼泉臺起骨而肉無  
妨不獨三無妨而又有三可就釋見風氣  
能上而志意能下可就荒村岑寂絕無他



言象者種  
卷之四  
十五  
黼齋中度有古今書足供展閱可就不佞  
人在下中頗知尊禮賢豪長者可就妨不  
爲妨而就真可就足下試以此從吏周丈  
彼周丈自利利他定不待其言之畢耳事  
竣隨望乘一葉西下此際田間魚肪如玉  
蟹庄如盤丹楓如錦黃菊如金清飈戛戛  
如鼓吹新醪如瓊漿晚秔作飯如青精雕  
胡極是一段殊勝景界過此便欲聽鬻發

披寒霰煨榾榮不堪如許足賞矣且唐詩  
叅校須公甚急勉餘家弟日夕延頸惟毋  
需滯使彼怒饑

復王百谷

先生往山莊不肖亦過田舍此際露濕青  
臯風淒叢薄黃菊載華丹楓微脫蓴鱸稻  
蟹旣巨且肥家多新釀放杖所至便足醅  
酌樵語牧唱往往入耳可洗數十年塵土



腸胃居之甚適但不如名莊據勝岩壑吐納雲霧先生神情開滌與峰嶸竝秀耳六詩本博軒渠乃要獎借耶媿之媿之不肖所蓄諭糜方玄卿非汪元卿也玄卿元卿度不相懸但置在城內一室必須自啓請以臘月每樣貢二挺充臨池之用

復林若撫

周君雖有寒脩不能聯合是一場懊喪事

渠意欲得拙集不便唐突留一部案頭幸爲轉致之三君詩皆妙品而周更超有長吉之離奇而不詭怪似義山之組織而復宣朗神駒逸足良匠苦心不佞不難降薄矣第未知諸體如何其人亦復何似芙蓉寒渚片帆可挂能與一來把臂乎望之望之三君月旦勿以相聞

與曾烏程



野人無事日惟談禪選勝爲生涯不藜杖  
則軍持不貝多則蠟屐茗雪之間苞碧孕  
綠香波刺鼻漣漪媚空其中浮玉甌餘卞  
峴諸山雖少干霄蔽日而適峭蔚茂嫣然  
可人是東南一佳麗處不佞實篤嗜之思  
一振策逞今有使君在恐作陽鱗不果赴  
山靈約矣第當於六時禪誦後想使君清  
如茗雪峻如甌餘浮玉卞峴以當卧游耳

陳公報書似甚愛門下今以奉觀大都郡  
伯爲令公所依怙而陳公位望較隆則其  
爲依怙更非尋伍比不可不得其心然陳  
公端士不必以委媚得之以步趨景行得  
之斯得之矣作書郵者沈丈復吾與不佞  
爲童時交湖州其所熟游今來不敢不一  
見使君沈丈于吾梁谿以長者名亦郡伯  
所雅重者



與恩公

望亭新安一牛吼地耳而傳者差池有謂  
居焦山未返者有謂往吳門講經者乃竟  
不言公病何物病魔能騶至人諸金剛力  
士何在容此輩跳梁乃爾昨上足爲言公  
病在腹洩逞逞導之益洩人年踰六十洩  
不在滯而在虛是可補不可導補亦不可  
太過過則助邪氣令胃氣不寧須時時啜

白粥噉淡菜忌生忌冷戒油戒麵恬神澄  
慮則脾自王藥石其次者耳公神悟灑脫  
包涵大藏當此法教陵遲全賴弘範三界  
汲引緇流如來豈無意而奪之此不足慮  
衆生墮地原從四大和合死則復還四大  
故儒氏朝聞夕死老氏生夢死覺佛氏究  
竟涅槃率以一二死等之飄風過耳飛花耀  
目何足煩吾胸臆哉夫不畏死卒未有能



謝象補種卷之四十一  
死者以公大圓鏡豈不喻此不佞徒爲是  
喋喋而已

與許邑侯穉則

廢棄餘生靡所事事非祇林卽田圃頃當  
刈穫棲遲原隰咫尺光華摳攝多阻惟時  
聞明公禁臬盧逐巫覲懲奸佃汰滑胥治  
刁訟絕飛詭清狂狴寬贖緩剔蠹敷隙葆  
精衛素無所不極意若天若神若嚴君若

慈父慈母乃其委至曲體又若執戚若密  
友悉肺腑而爲之者其有意無意左之右  
之而無不宜又若丈人承蜩市南宜僚弄  
丸然者故下車無何而能使人入如醍醐  
信如盟質奉如著蔡響如太牢樂如華胥  
眞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不肖生平不工獻  
諛匪佞匪頃者一元初復萬祉備臻特  
具肴醕小文芹曝鄉城相望不能自將請



以出月奉侍左右臨械主臣

### 與王百谷

課獲故里計歷七餘旬蓋村中酒勝於市  
酤田塍勝於街術與樵人牧子處勝於冠  
蓋眠不及漏起必三商足適其適遂爾淹  
畱之久頃入城市觸紅塵混車轍便如深  
山衲子驟下白雲見尊貴人不覺四大縮  
胸矣先生邇來起居清勝日窮于紀寒威

懔慄衡檐塊處有我懷人聊具不腆以代  
椒盤方玄卿踰糜大小四種種各二挺并  
獻記室諸不備

### 與馮元成

不佞頃課獲田間有湖塿田三百餘畝盡  
作沉蓄此不足惜惜其居人室無斗儲三  
旬九食菜羹不克又其地比隣高埠官司  
不及補敗陷於死亡不肖爲籌畫其事發



粟賑貸異延旦夕喘息多所拮据故此地去吳城六十里而近竟不得錦旋消耗頃得之則已晚矣傳者謂門下已量移彼處海道然乎否峻望深資匪比恒尋主爵者尚不能破一格耶不腆之集欲得天孫手舉華袞而被之業有成言想已脫稿幸付來人容於獻歲泥首謝階下

與杜郡伯

不腆毘陵微惠天公錫之名賢器沉而凝量虛而閎衷醇而亮神挺而秀材鉅而長學邃而淵其於政事不察察不皎皎不煦煦不汲汲不瑣瑣而洞洞粥粥迢迢于于與人以高山大川和風甘雨而人無不嚴且愛之不佞某竊妄擬議潁川霸南陽育臨淮暉蜀郡文翁益州王章成都廉范若威若惠若教若化若冰操若彊項率千古



巨傑而明公實且無之無之而又不有其  
名不居其功不必其效汨然無待悶然自  
若長者之風仁人之心大臣之度醇吏之  
績此不假歲月而可預必者不佞慮同漆  
室憂似杞人比歲沈蕃穀值翔起氓無所  
天莫必其命思得一賢二千石補隙制漏  
拯彼水火登于華胥乃今邁有福星若此  
不覺喜欲狂矣日躔星紀玄象改次八蜡

告成庶事更始明公動定百吉敬呈肴核  
用代椒盤

復陳石泓

不佞某生無片長兼以放浪之久情志解  
散腰骨涵彊閉關塞兌不敢躡戶外履通  
津上客如豕如鹿塊然食息昨秋偶一至  
吳門上生公石觀夫差試劍處道遇親故  
牽衣把袂留連杯學忽然疾作委頓而返



因於門下旣垂倒屣又缺摳衣施不能報  
明公以不佞爲非夫耶慚慙殊甚德星在  
闔閭其餘光緒焰幾逮千里而梁谿首及  
之方擬遣一价以聞而竟爲明公所先其  
慚慙又甚寒谷無春律灰不煖椒盤之資  
藉以治佛供餘買苦來與二三漁子共醉  
梅花樹下足快活殘冬矣

報盛季常

世人無不貪生長死旣病綿篤而戀戀見  
女子不忍舍去冀少須臾生活惟足下未  
死如死恬然順坦然委化達哉盛先生乎  
辭世一歌抑何翩翩不減淵明公自祭語  
也語云心死則身活足下不死而死便可  
無死計匪久自神旺倍昔百閻羅天子不  
能奪之矣近稿如命附博病餘噴食三噴  
之後必且椎牀大叫躍然而起曰鄒生活



我活我若以爲殉則九泉之土不少文鬼  
母令見而揶揄

與馮元成

日者枉駕二簋不克五齊未備三四僂僂  
汚耳穢目使門下以興至來興敗去長者  
誠不加譴在不佞實赧然汗矣榮發非遙  
無能祖道敬以寸衷送此時山涯水澳舒  
紅染翠布郁流芬星軺月舸何在不娟好

門下又以妙情麗句酬之不亦僂僂霞與  
耶大序定已卒業耑人祇領日索拙染敢  
以一紙唐突端溪有石其於使君不異鬱  
林晨風之便幸舉一片惠我

復沈少卿中丞

不佞弟逃虛蓬藿息機皋壤絕不聞津上  
短長日嘉平初始知丈乞歸消息不勝憤  
懣又大喜憤者謂丈才謂標格不密勿坐



議補袞調鉉而聽之息肩廊廟事可知喜者吳山笠澤間有一大君長吾輩便可蚤暮奉約束相與狎鷗盟宰酒社不復落寞而要之喜過于憤矣大都丈夫處世爲龍爲蛇可蟠可翔小草遠志以時爲政何必漁樵山澤而頤恬麒麟竹帛而愉快乎裹蹠之賜可作百里春糧數十日酒家胡費一二禽生阮生胥飽大惠微獨不佞朱明

番盡盡鷓宜東當操斗酒候丈於梁鴻關外以一曲清商亂公家數部鼓吹

與袁孟逸

袁先生是古嚴先生也君平棄世世不棄君平卽不佞欣仰芳譽亦已舊矣惟是嬾病子視金閭如瀛海外亾從一奉清揚是生平未了事而足下復不棄我與之八行重以珠玉不謂世亦有可當君乎一盼如



謝象菴稿卷之四十一  
鄒生者怪事怪事今課一詩并不腆唐突  
用訂久要惟君平終不棄我

與一公

嘗謂田廬是傳舍子孫是贅疣功名富貴  
是腐鼠一切事是棋局古今宇宙是大戲  
場不足計料亦不能計料拮据白首終是  
虛勞惟是佛法是門戶慈氏是大父母黑  
白業報是鐵券銅符迷却門戶失却父母

率墮苦趣率入惡道如合左券百不錯一  
此義人人識得而人人跳不過六鑿相攘  
七賊伺便犯蛾睽之斧斤貪膿臙之鴆毒  
安土木之陷穽甘名譽之桎梏萬狀勾引  
日延月積直至就木就坳稍一覺悟則已  
晚矣僕性魯鈍體質陋劣卽猛自省勵急  
若救頭僅於腐鼠一關視如嚼蠟諸飲食  
男女安車華堂無而有者也墨池丹槧文



字業債有而有者也一根未消五根尚熾  
卽今桑榆在望老冉冉至矣不於此時舉  
慧劍操智挺剪除羣孽要之蕩平大期已  
至誰能挽之惟公道通彼我諦合真俗衣  
珠自在心鏡圓徹吐舌上蓮花饒胸中貝  
葉僕雖就炙似淺歎企匪細翻經惠麓業  
有成言願終踐之俾僕日睹玉毫日聆寶  
訓發我聾聵啓我耑蒙真是大懽喜事昔

華氏國有白象善滅怨敵凡有罪人王今  
象觸殺之後移象近寺便不觸人故佛論  
善惡友有探魚腥執香物之喻公於我輩  
是手之香是象之寺也滌垢剔癥非公望  
而誰望乎法堂諸事非復曩時草昧龍象  
旃檀幡旄幢蓋蓮漏寶鐸種種莊嚴苾芻  
數人各勤薰習止少一大法師爲鷄園教  
化主耳今遣院比丘照乘薰沐而逞投誠



法座如僕自至伏聽錫音惟母疑滯

復湯義仍

湯先生文高華貴簡如鼂采垂棘世所希  
觀至序調象稿益復絕塵離衆恟怳神奇  
是甄叔迦帝青寶不從大塊生出不肖喜  
極發狂大叫三日夜不止尋焚梅檀荐之  
家廟而後付鬪氏棗板一出海內人士率  
謂羔裘狐領大是不類又謂魚目借光夜

月不爲夜月損而魚目且長價士附不朽  
寧有旣乎張生徃徃爲不肖言義仍居家  
門庭羅雀足不踏公府邑中刀丙之屬絕  
不與把臂締交繩床糲飯擁萬卷自樂近  
欲問道吳會而貧不能具三月糧此其衷  
已盡汰泥滓獨存妙明發爲烟霞口角自  
不得尋常較量大都義仍文章是先秦兩  
漢加以六朝藻績其人東西京而猶多晉



謝象菴稿卷之四十一  
代風流不肖能知之能慕之而不能以一  
語相頌何者凡夫不可以論聖也小傳唐  
突無亦衆比丘之讚歎如來耳其覽而擲  
之藩籬之外

與王百谷

吳長統踪跡半天下而於吳門諸山十不  
得一二其所與賢豪長者宗工詞匠亦半  
天下而獨未一見王先生是其生平一大

缺事也近客梁溪三越月而往不佞以吳  
山歆之以王先生動之彼肉欲奮而色若  
飛者屢矣不佞又以爲寧失吳山勿失王  
先生乃特爲紹介左右先生與語稍可幸  
與之白雪以光行李與之金僕姑以當羔  
雉彼且自恨登龍之晚耳逸長統詩語及  
先生敬錄一通請斧斤

與夏孝廉



日者窮鄉窮紀得要玉鳥不覺寒谷生春  
惟是對楫樞把薇蕨一鱸未備半晌而別  
平原十日大媿古人今猶耿耿耳許太公  
壽詩如命珠玉累累以一魚目溷之不無  
形穢柰何

與華孝廉

比者維夏柳棉撲地麥浪篩空篁籜如人  
槐乳政綠博穀戴鷲時一弄舌荒圃雖荒  
亦不少此敢要玉趾竟日周旋更趁銀蟾  
滿浮犀竿幸示之期以便擁篲

與譚木天

記自奉子墨氏評隲全楚見明公猶然齟  
齬便知是國家琬琰而今果然矣圖南一  
試騫翥乍停而脩翮自若異日者培九萬  
而負青天將胥此六月一息且也明聖湖  
頭山川適媚在昔以奉謫籍如蘓長公白



舍人并明公而三耳若不肖爲酒人爲漁  
父爲田畯爲詞客而不終將爲佛奴以卒  
世靡足對明公道者有友沈淵淵年少而  
材多讀書能爲古文詞詩歌有聲頃游武  
林願一登龍門上春臺披坐處三日香其  
人非歌車魚彈鋏者流知明公之不以白  
眼視也拙稿拙扇拙染附博噴飯

與陸司理

始與令弟祝轅公游而知有門下宏材偉  
望願爲之執鞭旣從縉紳中望見顏色鵠  
立鳳舉而益願爲之執鞭惟是田間津上  
升沉異致清濁殊涂而竟莫能一執鞭轡  
則咄咄嘆無分緣矣菰蘆削跡亦時時聞  
嚴州李官持衡懸鏡拔薤茹蘗號全越第  
一梁溪毘陵得稱桑梓與有榮施而喜可  
知也友人沈淵淵腹笥甚富於古今書無



所不漁獵而能爲文章詩歌不落兩漢三  
唐人後蓋後來之最秀者頃慕富春之勝  
揚帆羅剎問子陵垂釣處則不可不一見  
明公願門下稍舉青眼視之昔巖先生加  
足帝腹今沈生促膝使君倘亦今曩盛事  
乎何如何如

與陳眉公

亡祿先人卽世辱素車炙酒頻仍荐至而  
缺然報謝不忘先人何敢忘明德乎惟是  
幽憂讀禮白日不照鷄肋淹冉百務擯却  
遂踈失乃爾想高明能置此不祥人於度  
外也沈君淵淵其尊人祁陽君沒而哀痛  
不已矢得文章家爲誌其墓死且不朽念  
當世無過陳先生乃重跣走渚上而又苦  
無資以百擊額代兼金要如椽之筆惟先  
生哀其誠而賜之言沈生幸甚不肖亦幸



甚

與范長倩

始睹門下著作名理內朗天倪外露鏘金  
曼玉組綺錯繡謂是詞壇盟主既而與門  
下交神情挺率高韻調暢風領毛骨蕭然  
自遠又是人倫領袖不肖生平鹵莽悍見  
范先生不難降薄矣曩者要我華堂席鋪  
玳瑁褥穩芙蓉甲帳高寒繁音迭響若華

既匿續以蘭膏客稱既醉主曰無歸轉盼  
之間已爲陳跡梁溪闔閭地非胡越而差  
池乃爾若之何不令人懊喪竭來維夏孰  
梅釀雨柔麥播颺篁籜如人睨睨弄舌有  
我懷人曷惟其已特課兩詩以通向違且  
用投桃爲博報玖日漸蘊隆不敢襍穢金  
飈荐竿玉露盈樽有故事在願言無忘

與于惠生



才人學士伎罕兼擅風流檢押途鮮竝入  
足下左班揚而右董賈雕管在前舞盤在  
後吐出便是珠璣掇來悉成繡段真可鞭  
驅百代凌厲中原不直區區東南之秀已  
者六月旣息九萬俄頃有金華倪生者閱  
人多目能辨之於其來特令伏謁階阼作  
來朝左券兼爲此生借名何如

與李沂州

憶按珠湘浦獲有照乘謂是不世之珍而  
俗眼不察至使沮澤雖離天府未進令人  
扼腕要以珍竒靈異變化何常安知不屈  
此伸彼就小而用鉅乎東海古禮義之區  
大賢過化于此更捷單父東阿之治無難  
臻矣新安友人程彥之能詩歌于故中丞  
于念東爲石交重趼走濟上哭其宿草雖  
鏡具自隨而素車白馬不無於守土是藉



道經貴部思一披高誼虞爲執戟者所誰  
止特以八行爲紹介此生故無他惟勿逆  
其有他也者而拒之

調象菴稿卷之四十終